

郑也夫 著

礼语·咒词·官腔·黑话

社会变迁丛书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丛书

礼语咒词官腔黑话
——语言社会学丛谈

郑也夫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1 号

礼语 咒词 官腔 黑话

——语言社会学丛谈

郑也夫 著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3017733-225

新华书店经销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960 1/32 印张 5.75 字数 93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091-360-0/Z·158

定 价:4.20 元

目 录

1. 语言,活着的历史	(1)
2. 语言,民族特征的写照	(5)
3. 方块字——中国文化的脊梁	(10)
4. 语言的强制力	(16)
5. 语言,中华民族的审美主弦	(21)
6. 语言社会学的视角	(28)
7. “吃了吗”——民以食为天	(30)
8. “好天气”——可望发扬的遗俗	(35)
9. “谁?我!”——封闭的社会	(38)
10. 兄弟伯叔——人伦之秩序	(43)
11. “哥儿们”——关系之网	(48)
12. “先生”——“同志”——“师傅” ——鄙俗化过程	(53)
13. 学术著作中的“先生” ——真理面前的不平等	(58)

14. “老张”与“小张”——老人的统治·····	(61)
15. “张老”——势利的恭维·····	(66)
16. “爱人”和“气管炎” ——不当的选择与“妇女解放”·····	(68)
17. “长”字满天飞——官本位的社会·····	(74)
18. “爷”的变迁·····	(79)
19. “棒”——性崇拜之痕迹·····	(83)
20. “他妈的”——移情的心态·····	(91)
21. “撑的”——吃饱了以后的文化·····	(97)
22. “新鲜”——保守社会中的咒词·····	(103)
23. “革命”——现状的守护神·····	(108)
24. “红”与“黑”——意识形态的社会·····	(114)
25. “砸烂狗头”——文革体语言·····	(119)
26. “劳逸结合”——为尊者讳·····	(128)
27. 隐语大泛滥·····	(137)
28. 民谣·····	(148)
29. “沙发”、“干部”、“胡罗卜” ——外来文化的印记·····	(161)
参考书目·····	(168)
后记·····	(172)

1. 语言，活着的历史

语言是世间最神奇的事物，它同祖先一样古老，它伴人类一起成长，它又象孩子一样充满了生机。

有人说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这实在是一种误解。没有一支民族语言不是古老的。自有了人类就有了语言，从有了语言人类才成其为人类。古人类学家认为，很可能人类的祖先最初生活在同一地带，不同肤色的种族不过是这一家族中走散了的孩子们。即使不是这样，他们各自的语言也都是古老得不能再古老了。当代一些学者推测，在 100 万年以前人类就发展起最初的语言。如是，可以认为语言是经历了几万个世代传到我们手中的遗产。其后文字的产生，也很难说其他民族只有较短的历史。只能说在可考的、系统发展的文字中，汉语属最早之列。

一切往昔的历史都已死寂，无论是深藏地下等待考古学家发掘的遗址，还是陈列在博物馆等待历史学家解说的器物，都已没有了“生命”。而伴随过每一世代，走过了每一历史阶段的语言却依然生息着。

语言就是历史的积淀。几乎可以从每一个词汇，每一个名称中得到一段故事。

尽管众多古城美丽的城墙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人们仍可以从“国”字中得知古时候的京城都市少不了那道四围环绕的高墙。尽管电灯已基本普及，“盞”字仍然告诉我们，在“灯”的历史长河中，“电”只是晚近的事情。

“财”、“资”、“贵”、“贱”、“贩”、“贷”、“赠”……与金钱发生关系的这些文字统统带有的偏旁“贝”，揭示出了中国远古交易中的媒介物——贝壳。“钱”字又告诉我们金属币继之而起。正如《说文解字》所说：“至秦废贝行钱。”

书为什么要以“卷”、“册”为单位？那是因为造纸术发明之前竹简是文章的载体，而竹简总是一卷卷地存放的。“册”更以其造形象征了片片相连的竹简。所谓“刀笔”、“刀笔吏”在提示我们，当初人们是以刀为笔，以竹作纸的。那么“纸”又为什么要有一个“糸”旁呢？史书记载在蔡伦发明的树木麻头造纸的技术之前，中国人已经在用丝絮书写了。

斩首要用刀斧，而为什么“斩”字含“车”呢？《说文解字》告诉我们，“斩以车斤，斩法车裂也。”可见刀斧斩首的刑法曾代表着人道和进步，在其之前盛行的是车马分尸。

英语的 pen(笔)源于拉丁文的 penna(意为羽毛),语源学的这种探究使我们记忆起西方人最初使用的鹅毛笔。罗马帝国卓越的筑路术和其贵族享受的“妇人醇酒”文化一定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多数欧洲语言中可以找到 strata(大街)与 via(石板路)的痕迹。德语中有关造酒的词汇几乎全是源于拉丁文,wein(葡萄酒)出于拉丁文的 vinum, kelter(酿酒压榨器)出于拉丁文的 calcatura,等等。英语初学者困惑不解为什么看不到猪(pig)、牛(cow)、羊(sheep)与猪肉(pork)、牛肉(beef)、羊肉(mutton)的关系。其实早先并非如此,是 1066 年的诺曼入侵者法国人使得英国的贵族全面效仿他们,于是这些说法语的英国贵族称 pig 为 pork, cow 为 beef, sheep 为 mutton,但下层饲养家畜的农民语言依旧,于是久而久之饮食文化与生产文化在用词上出现了断裂。

的确,历史上的每一个重大事件、突破、变迁,无论是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科技的,都在语言上留下了痕迹。正如语言学家布莱特(W. Bright)所说,语言和社会在共变。又如帕默尔所说:“语言史和文化史(‘词和物’)就这样联系在一起,相互提供证据和

相互说明。”(帕默尔,1936:122)^①语言学上说不清的问题要从历史中寻求解答,历史学中陷入迷津的疑点又要求教于语言学。这样,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们,便将史册、文物与语言的研究结合到一起。

语言,一个民族活的历史,以它独具的性质帮助人们认识逝去了的历史。

① 本书引文出处采用如下注法:引文后面括号中的姓名为引文所在作品的著者,其后第一个数字表示该作发表年份,第二个数字表示该书页码。读者可根据著者和年份在书后“参考书目”中查到该著全名及所用版本。以下同。

2. 语言,民族特征的写照

语言不是一种虚饰,它在执行着某种实际的功能。并且因为每个人总是希望语言这种经常使用的工具经济、简便、省力,以最小的气力表达最大的信息量,因此一种语言总是与它的环境高度适应。在这种特定环境中,只有愚蠢的表达者,没有愚蠢的社会语言。在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某些词汇被经常、反复、高频率地使用不会是没有缘由的,不会因为使用它的是个“罗哩罗嗦”的民族。而以大量不同的名称去代表同一事物、现象的不同类型、表现,绝不会是画蛇添足的举动。正如帕默尔所说:“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帕默尔,1936:139)从不同民族的语言特征可以看到不同民族的差异。

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有千百种描写“雪”的词汇,阿拉伯语中有千百种描写“骆驼”的词汇,蒙古人则在马匹、牛羊的描述上大费心机。这是因为“雪”对爱斯基摩人性命攸关,而畜牧是阿拉伯和蒙古人的生存方式。因此各种形状的雪,各种年龄、品性的牲

畜都得以命名。而对当今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来说，一个单词“雪”、“骆驼”、“马”、“牛”、“羊”已足够应付，偶尔需要描绘雪的具体形态、骆驼的具体种类时，可临时组合成一个较为罗嗦的词组。虽然中国古代汉语中有大量关于“马”的词汇，《诗经·鲁颂》的一首诗里提到十几种马的名称：骊、骖、骍、骥、雉、騊等，但用进废退，在今天习用的语言中仅留下“驹”、“骠”等少有的几个字作“马文化”的“遗迹”。虽然语言是历史的沉积，但它更直接关照的是今人的生活。某语言学家估计，语言的基本词汇每过一千年就要丧失掉 19%。如果说生活在“雪文化”、“骆驼文化”、“马文化”中的爱斯基摩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各自产生了与之相应的丰富语汇，那么陶醉在“酒文化”、“茶文化”中的法国人、日本人也另有成就。法国的小孩能说出多种酒的种类和名称，日本茶道中有无数专门的用语和词汇。

语言特征还可反映出民族性格和社会结构。日语中的“敬语”给一切接触过日语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大致由尊敬语、自谦语、敬体三部分组成。它须因谈话对象及场景的不同产生复杂微妙的变化。不仅外籍人说日语时每因礼数不周令人侧目，就是日本人自己有时也颇伤脑筋。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说：“如果对方是教师、医生，可以用‘先生’这个

词,如果对方是先生的母亲就很难办,不能称‘先生’,称‘あなたさま’(你)又感到不合适,只好以‘わぬさまは’(妈妈)敷衍一下。这时候真让人伤脑筋。恐怕唯独日本人才会有这种烦恼,其他国家的人不会有这种伤脑筋的事。”(金田一春彦,1980:196)其实东亚其它国家对这种语言并不生疏,不过它们对礼数的社会要求已相对松弛了一些。“敬语”的流行正与社会中重身份、重等级相适应,它是传统社会缺乏平等的遗物。对此日本的有识之士有深刻的认识。1952年国语审查会议通过了《今后的敬语》,指出:“不要照搬旧时代发展起的敬语,…尽可能平易简朴”,“女性和服务人员要提高觉悟和正确理解服务精神,不可丧失自己的人格尊严”。^①事实上敬语的趋势是在走向简化。

西方语言中没有这么多“尊重和自谦”的表示法,正与其社会中更普及的公民平等意识相符合。而这一切又是因为森严的身份等级制度早已被涤荡干净了。中世纪的西欧存在着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如我们前面所说,在英国,贵族和平民甚至使用不同的语言称谓“猪、牛、羊”。文化上的这种贵贱之分受到两

^① 参阅丘仕俊:“日本战后敬语使用上的动向”,日语学习,第7期,第42页。

种力量的冲击：以平民为拥护者的大革命和勃然兴起的中产阶级文化。

革命把平民推上了历史舞台。在大革命中贵族的地位动摇了。他们曾使用并统治着社会生活的语言也被平民的朴素、“粗俗”（绝无敬语可言）的语言取代。甚至贵族为了拉拢平民也不得不效仿他们的语言。拉法格在《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一书中说：“为了把平民抢到手，贵族阶级毫不客气地放弃宫廷语言而采用菜市场上的大娘们的语言。”“为了争取读者，人们就用菜市场上的风格来写文章；为了吸引读者，人人乞助于刺激性的、夸张的、滑稽的、世俗的、秽褻的、可怕的标题。”（拉法格，1936：36—37）语言本身有着极大的顽固性，如果没有革命带来的语言上的大扫荡，很难理解为什么具有更深厚封建传统的欧洲，语言上竟比日本更平等。

对贵族语言的另一冲击是中产阶级文化的兴起。在老贵族们的眼中，中产阶级是缺乏修养、粗俗不堪的暴发户。而这些暴发户装满了钱袋后急于文饰自己的形象，首先是其拥有足够闲遐的夫人们。中产阶级的读者群（数量上史无前例）与勃然兴起的近代印刷业一同，呼唤着第一代商业化的文学家。这些文学家一方面要迎合中产阶级读者的口胃，不可太贵族化，另一方面又以小说帮助他们克服语言和习

俗上的粗陋。遂产生了一种介于贵族与平民间的新的语言风格——在重视文明礼貌(这是中产阶级暴发户学习文化的初旨)的同时,保持朴实平易。

其实一个世纪以前广泛流行的汉语也是讲身份重礼节的(非仅指读书人)。但因其后不断的革命运动中缺少追求新文化的一个强有力的阶层,遂使我们语言的大众化竟是以扔掉文明礼仪作为代价,对此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

不同民族语言上的种种特征,它对某种特殊事物——雪、骆驼、马、身份、礼节,等等——的关注,其实都是其生活、历史及心理特点的真实写照。

3. 方块字——中国文化的脊梁

从黑龙江流域到珠江三角洲，从河西走廊、四川盆地到东部漫长的海岸线，生活在这个广大地域上的众多人口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保持了高度的认同感，实在称得上是世界历史最大的奇迹。这显然不能归结为种族性。很难说广西广东的人民在生理特征上更接近东北三省的人民而不是泰国人、越南人，甚至很难说短小精悍的四川人与魁梧高大的山东人在体貌特征上的差距一定小于德国人与法国人的差距。

行政管理上的卓越才干也不是产生这一奇迹的主要原因。与中国的汉王朝双峰并峙在当时世界上的是罗马帝国，法律是统治管理的重要手段，而罗马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是举世无匹的。道路在古代通讯及管理统治中是至关重要的，罗马人的另一杰作恰恰是筑路。凭借着这些本领及其赫赫的武力，罗马帝国曾囊括了一个版图不逊于汉朝的广阔地域。但是，从罗马人扩张到意大利半岛之外(公元前1世纪)到罗马帝国的分裂(公元395年)以及西哥特人的入侵(410年)，这个帝国不过声嘶力竭地支撑了500年。其后就再也没有一个一统的欧洲，更

不要说融合成统一的民族了。而在中国的版图上，虽然王朝更迭，却江山依旧，臣民如故，认同感持续不衰。罗马人缺乏的是一种文化力量（狭义的文化，非指技术）。

在促进民族认同性上宗教是一支力量。研究原始宗教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们早就指出，图腾象现代国家的国旗一样，其社会功能之一是使部落成员们感到大家是一伙人。在以后的世界文明史中，把宗教的这种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当推犹太人。一位犹太语言学家说：“语言对于形成民族根本不需要，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宗教。”的确，在犹太人失散、漂流于世界各地后，语言上早已入乡随俗，而使这些操着不同语言的各国犹太人高度认同的最重要力量是宗教。但是犹太教的成就依赖了两个条件，第一，犹太民族是个小民族，易于保持认同感；第二，他们在漫长的历史中、在世界各地遭遇到受压迫、受歧视的共同命运。用社会学中失学派的理论来解释，与外部的冲突会使一个团体增进内部团结。犹太教提供的是一个特例。产生于罗马帝国中的基督教虽然征服了多数社会成员却并没有将帝国臣民融合在一个享有高度认同的统一民族中。

同理，儒教（或称儒家学说）虽然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成份，它虽然在促进中国人认同上起了重要

作用，却并不是促成了一个高度认同的大民族的最主要原因。我们四邻的国家：日本、朝鲜、泰国，等等，都信奉儒教，却也都保持着各自的民族性。把一个民族维系在一起的最主要的力量是语言。要理解为什么中华民族是一个如此人口众多的民族，为什么中国文化覆盖了如此广大的地域，就要理解为什么一种语言可以在这么广大的地带、这么众多的人口通行。

《圣经旧约·创世记》说，耶和华不愿世人建造通天之塔，遂去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不通。从这段编造的故事中可以得知古代圣哲是如何重视语言的一致，并深感这种一致是如此难于作到。在今天的世界上，几乎每个多民族的国家都不遗余力地在推行一种官方语言上下功夫。今天，在广大地域和众多人口中通行一种语言的，能与中国相比的首推美国。但因为 20 世纪大众传播媒介，如广播、电视、报刊的发达及教育的普及，我们并不为一个现代移民国家能统一于英语而感到震惊。

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的是汉语。我们不能不为它在漫长的古代岁月中在广大的地域上流行而